

□李广华

26年前的初春,乍暖还寒,田野一片萧瑟。我们怀着一名新闻人的敏感和执着精神,紧盯发生在内蒙古大地上的一条新闻线索,步步跟进,克服种种困难,深入现场采访,撰写了《种树种到 联合国》一文,报道时任达拉特旗树林召乡副乡长王果香带领乡亲们植树治沙,被联合国邀请去介绍经验的事迹。稿件刊发在1996年5月3日的《内蒙古日报》上,引起较大反响。后来,作品被评为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再后来,该通讯又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教材初中《语文》课本。

教材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小觑,王果香收到的全国各地中学生来信,装满了三大麻袋。《种树 种到 联合国》一文的影响持续发酵,不下几十种书籍收录其中并予点评。

一般来讲,一个记者在新闻生涯中总会采访很多人,有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而有些因为被采访者的品格,会深深地影响记者本人,不但不会被遗忘,甚至还会和采访对象成为好朋友。王果香便是不会被忘记的那部分人。

当年采访时,王果香42岁,年富力强,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一晃26年过去了,果香的境况如何,还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吗?

几年前,我和内蒙古日报原副社长(当时未设副总编岗位),也是本文的指导者李马钦商量,找时间,做一次对王果香的回访。李社长听后非常高兴,因为除了对文章作以指导外,他还与王果香是老乡,同为达拉特旗人,原本就熟悉。这样,他便开始运筹起来。后来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多多少少谈起此事,只是由于事务缠身,终未成行。倒也好,很像一坛老酒,我们与果香的情谊,又被多囤了几年的时光,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显浓厚甘醇。

直到前两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决定再不能推迟了,利用周六周日休息,一定要实现心存几年的念想。于是,推掉手头的繁杂事务,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达拉特旗,去看望果香。

再不能推迟,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当年的我们都已经老了。从最初的采访到如今,呼和浩特的丁香花已开花落26次,那年种下的杨树,已长到直径一抱粗了,那会儿降生的婴儿,也该娶妻生子,朝壮年迈进。当年的老师李马钦今年79岁,已退休17年;本文的两位作者我和孙亚辉(内蒙古日报原编辑)也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退休,离开了新闻岗位,步入老年大军的行列;为我们驾车服务的报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刘军,也已五十大几,他也是我过去许多文章线索的提供者和服务者,如《导游嘎丽娅》《伟大的爱情该是什么样》《弟弟》等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名字虽未出现,但文章里的“军哥”“朋友”等便指的是这位。

如果将此行称作“老年新闻回访团”,也着实不为过。

疫情当前,管理非常严格。经咨询,按防疫规定,返回呼和浩特必须持48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而且,间隔要≥24小时,回来再做一次落地核酸检测。

5月20日傍晚临出发前,我们去做核酸检测,找到一处,队伍排得太长,又另寻他处,等赶到已经下班。我们只好赶往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那里无论人多少我们都得做。一通扫码注册,终于可以做了。

我问前面排队的小姑娘,她说昨天做过,是鼻拭子。一听这话,我几乎汗都快下来了。我有个毛病,过去很多年,常流鼻血,而且是流起来很难止住,所以,鼻子是我最不敢碰的地方。别无选择,豁出去了!

两个小时的路程,一路观赏塞外春夏交替的景象,地貌和村舍,有些熟悉,有些尚显陌生。整个路途经过最有名的便是黄河,这闻名天下的河流,由于非雨季的原因,主河道的水流并不宽,刚刚冲刷完鄂尔多斯高原黄沙的河水,正在黄河“几”字形的顶部翻滚着朝下游流去。出达拉特旗高速口,查验核酸检测报告,顺利通过。

5月21日上午,王果香刚好到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参加自治区举办的一个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我们直接赶往会议举办地——达拉特旗乡村振兴学校与她见面。抵达时,会议还在进行



清流窈窕  
李昊天 摄

## 跨越二十六年的回访

中,果香特意安排当年同她一起植树治沙的姐妹姜华迎候。

姜华为人热情,能说会唱,还是那么漂亮。当年采访时,她是果香事迹的主要讲述者之一。1999年春,自治区推荐果香参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国家人社部要求各省(自治区)去北京整理材料,人事厅找到报社要求支援,报社指定了我。这样,人事厅一名副处长带队,我和姜华一同前往北京。她的主要任务是需要时,现场提供事例。在一周的时间里,她为我讲过很多故事。她也不知道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当时全国预选16名公务员,统一到北京整理上报材料,最终选定10人。之后,再从这10人中选出4人作典型发言。最终,王果香不仅入选了前10名,还成为了发言者。

会,终于散了,果香笑盈盈地朝我们走来。

她身着一件红色的外褂,黑衬衣,黑裤子,黑皮鞋,庄重大气,远比当年穿得洋气多了。再仔细观察,似乎也没什么老,精气神不减当年,还具有那个带领姐妹们植树治沙“二姐”的风采。见到她,一下子让我想起《种树 种到 联合国》发表后,她的事迹很快传开,三年后自治区确立她为重大典型,组成联合采访组再次报道,报社又派我前往。采访后我又写了篇《撑起绿荫的那棵树》,里面引用一首鄂尔多斯新民歌:“树林召乡好地方,林茂粮丰果飘香。好领导,王果香,名字和家乡面貌一个样。”

欢迎你们回家!果香朝我们走来,随口用了“回家”一词。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老弟,多少年莫见了。熟悉的口音。

交流中,亚辉说起当年,有一天她女儿放学回家说:“爸爸,我在课本上看到你的名字了。女儿学校还邀请亚辉去学校讲了半天。而我也相关的事,我曾对女儿讲:‘爹真不好意思,紧赶慢赶没有赶上。我女儿比亚辉孩子高一届,没有学到这篇课文。’”

一位参加会议的旗政协领导也过来陪我们,他的第一句话是“种树 种到 联合国”。

真没想到,一篇通讯的标题,竟然成为鄂尔多斯人念叨了26年的口头禅。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起王果香,总会把“种树 种到 联合国”这句话跟上。因为植树治沙,她3次被邀请去日内瓦、两次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还去过巴西、伊朗等地参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交流经验。她也从一名副乡长一步步成长为达拉特旗副旗长、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因此,周围的人都习惯地称她为“王主席”,只有那些当年林工站的伙伴们还叫她“二姐”。

果香今年68岁,已退休4年,现住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每日服伺87岁的婆婆,两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每天早晚接送孙子,比上班还忙。说话时,她难掩内心的幸福。果香还兼任鄂尔多斯市治沙协会的会长,经常参加社会活动。

吃过午饭,她带我们参观几处树林召镇发展变化的亮点,在一处乡村振兴项目,以流转土地方式,集中建在沙地上的大棚内,密植的西红柿秧吊挂在棚架上,每枝上还结几只果。承包人在筹划下茬的种植项目,果香给大伙摘几个熟透的西红柿,她自己也随便擦擦咬了一口,红沙的果瓤完全显露出来,她笑眯眯地擦着嘴。霎时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带领乡亲们植树时,进农民家盘腿就坐在炕上的果香。

当晚,她请我们吃饭,并请来当年在林工站工作过的几位老同事坐陪。炖羊肉、烤羊排、油炸糕等当地特色菜上了满满一大桌。达拉特旗产的白酒,火辣绵醇,26年的友情融化在这高浓度的乙醇液体中,好像有讲不完的理由,一杯又一杯,姜华还唱了几首草原歌曲助兴,一如她当年去北京整理材料时的开朗爽快。

22日吃过早点,果香和姜华陪我们到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去做核酸检测。本来果香是参加完会议要回去的,得知我们去看她,改变了计划,坚持把我们送走才回。中午我们在牧场用餐,果香和姜华又赶来相送。在一桌丰盛的菜肴中,我见到了多年有所耳闻,但从未品尝过的炖风干羊肉。乍一看,那道菜跟普通的炖羊肉类似,但吃到口里,感到肉质干爽,肉丝成条,有种风干的香味,既纯厚又浓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恰似主人的一片诚意。

壬寅年的春夏之交,气候温和宜人,我们实现了对树林召及王果香的“回”和“访”。她既是一名治沙模范,也是一位新闻人物,更是一个我们无法忘怀的朋友。

苏姑娘,听人说,街心公园吹笛子少女的雕像被移到商场门口了。你小时候咱们还在那儿照了张相呢,记得不了?”啊?被移到了那么热闹的地方?外地工作的我,10年来,第一次有如此长一段时间和父母朝夕相伴。

犹记得小时候,我妈单位的后院,斑斓的光穿过爬山虎,将报废车辆上的尘埃溅起;姥爷家的车棚,丁香花瓣偷摸钻进去,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放学穿行的小公园,摆摊的老大爷带有方言的叫卖声。

哦,还有广场南边的街心公园。那时,可是年轻妈妈们带孩子玩耍的好去处。苏姑娘,小心台阶,膝盖刚好,别又摔了。苏姑娘,千万记住,别捉蜜蜂。4岁的我,爱跑也爱摔,爱抓蝴蝶,也被蜜蜂蛰过手。我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我妈把她自己和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我不喜欢照相。

摄影师,这个吹笛子少女的雕像真好看,是刚摆出的吧?就来这儿,给我和女儿照张相。听到我妈和专门为游客照相的人说这句话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跑。要照自己照,可不要加上我。不愧是我妈,把我了解得透透的。她一把揪住我的胳膊,用力压在她的大腿上对摄影师说:“照!”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张照片:汉白玉雕成的少女端坐着,长发飘扬,裙裾齐膝。她歪着头若有所思地吹着笛子,脚下水流流淌,身旁飞鸟环绕。身后,树枝藤蔓交缠,如墨绿、青绿、石黄的油彩层层涂在掺着银线织成的蓝缎上。

我妈半坐在雕像的底座上,微笑着,齐肩的头发微卷,乳白色的泡泡袖衬衫系在黄黑格的高腰伞裙里,脚蹬一双半高跟色嘴白皮凉鞋。没错,现在看也是个时髦的小姐姐。

她右手撑一把暗红色阳伞,左手压着一个不高兴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胸前绣着白帆船的白红格连衣裙,头戴白色蕾丝花边遮阳帽。她亲爱的妈妈还在帽檐上系了一朵粉色蝴蝶结丝带,怎么看也是被精心打扮了一番的。可是小姑娘皱着眉头,撇着嘴,像是快哭了,又像是倔强地看着远方。

我怎么能忘记这张相片呢?30多年过去了,我家搬了3次。遗憾的是,我妈的玫红色牡丹暗花缎面影集在最后一次搬家中散架了,照片不知遗失或夹在了哪里,也许哪天它又会跑出来,谁知道呢。欣慰的是,我家离那个街心公园很近,穿过一条马路就能走到。不变的是,我妈依旧叫我“苏姑娘”。

眼瞅着回单位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和我妈每天有一搭没一搭甚至无头无尾的闲聊终于有个尾了:“苏姑娘,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去上班了?”不,上班前我一定要再去街心公园看看,亲眼证实一下“吹笛子少女”是否还在。

大风天气过后,天空变得清透澄明。黄昏时分,我和我妈说:咱们去街心公园走走,这时候人去少。我妈说:“街心公园现在可美了。说着我们向那边走了过去。

街心公园所有布局和设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它仿佛就这样自然而然的,从30多年前那个初夏,经过暖冷更迭,走到了这个初春里。所不同的是,初春清冷的灰是主色调,干枯的桃花枝把头顶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

□刘洸

白丽菊去求朱然。白丽菊遇到了难题:铜台沟村新建一个留守儿童托管班,托管班老师由村团支部书记小米兼着,小米找到她,说托管班白手起家,要乡团委给“送温暖”。

白丽菊是乡团委书记,苦口婆心劝说了一位老板,请老板给孩子捐助,也好歹买些乐器、玩具,让孩子组建一个乐队,玩起来,嗨起来,免除思念亲人之苦,健康成长。

那老板通情达理,说,那些留守的孩子,父母都出去打工,一走就是几年,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关爱。然而,在商言商,企业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要通过一种有效的形式,第一宣传企业形象,第二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他们敲定,老板出资,在铜台沟集市,搞一个像央视开门大吉那样的歌曲竞猜节目。临场随意抽取10首歌曲,前8首,每首4千元,第9首8千元,最后一首1万元,计5万元。由托管班的孩子敲响旋律,由朱然上台猜歌并演唱。演唱义演,猜中歌曲的钱,都归托管班。

之所以请朱然,是因为他去年参加了电视台一档很火的娱乐节目,取上了名次,在县城名声大噪。

去请朱然,是白丽菊的事。白丽菊躊躇。她和朱然,处过一段,已分手。

她给他电话,他竟惊喜地喊,白丽菊!两年多不联系,他能立马答话,知道是她,这让她温暖,也让她感动,内心汩汩的暖流,横溢。

朱然说他一直在等她的电话,热烈欢迎她上门。

这样,白丽菊打消了曾冷落她的愧疚,有些颐指气使,让朱然给留守孩子去做贡献。

朱然干脆,说我唯你马首是瞻,更何况,为了孩子!舞台在一片空旷的沙滩。主持人款款上台,说这是乡团委和企业联袂举办的公益活动,是对歌手能力与智力的考验。假如10首歌曲全部猜中并演唱,将获得5万元奖励,且全部捐给孩子。铜台沟托管班20多个孩子在首排就坐。小

我妈如向导一般,告诉我要从这条小径走、那个长廊过,陌生到像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熟悉到像还在对我喊着“小心台阶”。我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她的背影里,心头突然涌上与母亲,与这个城市、这片大地融为一体的踏实感。

看,那是不是你小时候咱们一起来照相的雕像?我妈指着不远处的“吹笛子少女”,回头对我说道。

可不就是嘛,那你还说被移到商场那儿了。肯定是不经核实,听阿姨们说的。我佯装怪怨地说。贾姨、申姨她们是我妈工作时的同事、退休后的好邻居、一辈子的好闺蜜。

哦,忘了和你说了,那天我去商场那儿留心看了下,广场边上也摆出一个吹笛子女孩的雕像,和这个很像,也有可能就是模仿的,可女孩旁边是鹿不是鸟。和这个比,那个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对了,是神韵。说着,她掏出手机,对着雕像“咔”比一下,“横比一下,手机咋咋响个不停。我妈还是那么爱照相。

她的面庞模糊在光影里,我想象着彼时那熟悉的表情:喜悦中流露出一丝小天真。然而,她举着手机的手又把我拉回到此刻:骨节突出,看不出一点肉来,黑黄的皮肤上隐隐有几颗斑点浮动。恍惚间,它似乎变成了头顶的枯树枝在风中摇曳。这还是30多年前那个一把将我压住的手吗?站在今天“街心公园”这个时空的坐标上,我尚能以30年的刻度回望过去。未来呢?我还能寻得到和我妈背影重叠的踏实感吗?那么,让时光凝结在此刻吧。

妈,别空对着景拍了。走,咱俩再去雕像前照张相。我的手机自拍效果可好呢,美颜。我大声道。我妈诧异地看了眼过去不爱照相、现在仍然不爱照相的我,赶紧说:“好好好,别用你的手机拍,用我的。美颜后不自然,再说照在我的手机上,我知道存在哪儿,以后想看的时候好找。”说着她忙把我拉到雕像旁,举着手机说:“就这儿吧,你看这个角度怎么样?人和景都有了,吧?”

可以呀,照相你是专业的嘛。那照了啊,茄子,别动,再来一张横的。

雕塑少女眉头深蹙,眉间怅然化作指间晚笛阵阵。笛声向地面倾泻而下,激起几重波浪。波浪翻滚成小鸟、大鸟,最后终于变成天鹅飞向少女如云似风的海发。流转轮回。

落日余晖。街心公园的小路上浮动着一抹金色的光之河,静静地流淌着。光阴就像一条河,必须向前奔流,不然,就是死水一潭。姥爷过世10年,此时他的话却如晚笛一样在我耳边萦绕。

手机一震,是我妈发来的照片:自拍模式让我们本就看上去相似的弯弯笑眼愈加显得明显,照片的上半部分是雕塑少女吹笛的上半身和展翅的飞鸟。

夕阳将天空染成了一片橙红色的海。街边老楼房昏黄的灯也三三两两亮起,就像小时候姥爷点的酥油灯,一盏盏幻化成金色的水滴,汇入天边的海。晚笛化作飞鸟融入海里。是的,明天它还会飞回,在这个城市响起。

## 抱抱孩子

来领着11岁的黄浩走上台掀响了第一首歌曲的旋律。是《外婆的澎湖湾》,朱然轻松猜中并演唱。在台上,他一露面,观众席几个女孩子兴奋大喊,朱然,我们爱你!

活动很流畅,进行到第9首歌曲。但第9首的旋律响起,歌艺陌生,朱然茫然了。主持人说,规则和开门大吉一样,或原音再现,或歌名提示,或亲友相助,可以任选其一。

他在犹疑。前排的孩子在喊,朱然叔叔,加油!

他说,这首歌我根本没有接触过,原音十几秒,歌名提示一个字,我肯定答不上,而亲友,我没有亲友。他的汗涔涔流下来。

此时,白丽菊站起来说,我,我是朱然亲友,我来提示!朱然问,你?你知道?知道。是《终极信仰》。果然是。

他说,这首歌,第一次尝试,但为了孩子,我必须唱下来。

居然真的唱下来了,而且饱含深情,泪水涟涟。

尤其以下几句,险些哽咽:悬崖上的花,越芳芳越无常我不害怕,因为有你在我等着我最后一首歌,主持人问他,朱然,您还挑战吗,求助的路堵死了,如果答不上来,唱不下去,所有的奖金就清零了,孩子们什么也买不到了。

他说,我必须挑战。我要给孩子做个榜样,遇到困难,迎难而上!一旦清零,我用自己的钱,补偿孩子!

结果出来了,是他最熟悉的一首歌:《门没锁》。这是他私下唱过无数遍的歌,是唱给白丽菊的歌。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

孩子们都走到台上,老板将一张支票交到黄浩手中,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孩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爸爸妈妈!

黄浩上前一手拉住白丽菊,一手拉住朱然,说,我5年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了,我能抱抱你们吗?

能!两个人同时紧紧抱住了孩子。

### 白描夏日(组诗)

□北琪

立夏
此刻,春风隐退 夏季风由南向北,穿过秦岭 绿树并未成荫 楼台的倒影映入池塘
燕子啄来新泥 落花已无人问津 蚯蚓不再直视春光 西瓜拼尽全力生长
樱桃为谁红 青梅为谁青 星光下,麦子一声不响
春争日,夏争时 争与不争,夏天也不会 停止追赶秋天的脚步 与春天告别,必将 抵达下一个春天
小满
紫玉兰开一些,合一些 润而不湿的土 与它情投意合
江河的腰身 逐渐丰满,一点一点 接近岸边
那轮月亮,一直不肯圆满 总是钟情于 上弦或者下弦
我们追忆一株苦菜的味道 一些草开始死亡 小麦踏着莲步走向成熟
小得盈满,也许是 万物最好的状态
芒种
有芒之谷,开始忙碌 小麦收起锋芒,欣然归仓 水稻走向茁壮
反舌鸟停止歌唱 伯劳鸟跃上枝头,诉说着 螳螂生生不息
想煮一壶酒,为花神饯行 寻不到青梅 就让白茶温暖杯盏
一株向日葵的幼苗 不顾种子的挽留 这世间,总有一些事物 被另一些事物所取代
夏至
鹿角脱落时 知了鼓足勇气,大声歌唱 半夏冲破沼泽的束缚
好花都已开尽 那个窈窕女子轻摇彩扇 香囊忠于职守
饮一杯新白茶 山雨欲来,狂风满楼 皆成回忆
小暑
梅雨放下缠绵,一去不返 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轮番登场 北方的冷空气不得不收起锋芒
棉花开始结铃 水稻和玉米一边拔节,一边 祈祷风调雨顺
所有空气,演绎热情似火 蟋蟀退居庭院的墙角下 老鹰只钟情于高空
小暑不急不躁,秋 才会缓缓而来
暑夜
一池绿荷,寻不见 一滴雨的踪迹 火热的风,裹挟 寒梅的叹息
举起酒杯,一会儿独酌 一会儿与萤火虫对饮 芭蕉叶划过的弧线 在我心里蔓延
彼岸花,会让坚冰柔情似水 也会让水无影无踪 极致,或许 是一种遗憾